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詹安泰词学论稿

詹安泰

著

汤擎民

整

理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詹安泰词学论稿

詹安泰 著 汤擎民 整理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安泰词学论稿/詹安泰著;汤擎民整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51 - 6

I. ①詹… II. ①詹… ②汤… III. ①詹安泰 (1902—1967) — 诗词研究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952 号

出版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李艳清 粟丹

封面设计: 曾斌

版式设计: 曾斌

责任校对: 麦晓慧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2.625 印张 4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 录

上编 词学研究

绪言	3
第一章 论声韵	4
第二章 论音律	26
第三章 论调谱	41
第四章 论章句	52
第五章 论意格	72
第六章 论寄托	88
第七章 论修辞	100

下编 宋词研究

绪论	157
第一章 宋词产生的社会基础	164
第二章 宋词的来源	172
第三章 宋词的作家作品	217
第四章 宋词的基本内容	235
第五章 宋词的艺术形式	287
第六章 风格、流派及其承传关系	306
第七章 理论批评	333
附录 姜词集评	334
出版后记	347

词学研究

上

编

绪 言

词，造端于唐，繁衍于五代，极盛于两宋，而复兴于有清，绵历千年，代有作者。其在元明，虽若为杂剧传奇所掩，然当时士夫，对于词籍之选辑，词学之讲求，卷帙犹繁，不容偏废。故居今日而治词，以言数量，已甚可观，绝非小道，正不独其质素之艰深庞杂，遽难董理而已。近百年来，词道日昌，论词之书，云涌风起，如方成培之《词麈》，刘熙载之《词概》，周济之《论词杂著》，吴衡照之《莲子居词话》，陈廷焯之《白雨斋词话》，张德瀛之《词征》，况周颐之《蕙风词话》，王国维之《人间词话》，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楷梯，类能独抒伟见，方驾前贤。盖作词固难，知词亦不易也。兹所论列，殆同草创，略具规模，兼论学词，非尽词学。诚以苟未学词，侈谈词学；纵能信口雌黄，哗众取宠，只是沿袭，必无创获，譬犹“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又乌能穷其奥窔，得其旨归耶？

声韵、音律，剖析綦严，首当细讲。此而不明，则虽穷极繁富，于斯道犹门外也。谱调为体制所系，必知谱调，方得填倚。章句、意格、修辞，俱关作法，稍示途径，庶易命笔。至夫境界、寄托，则精神命脉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词用乃广，词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视。凡此种种，皆为学词所有事。毕此数事，于是乃进而窥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变之迹。以广其学，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复参究古今人之批评、词说，以相发明，以相印证：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为之衡量之，纠核之，俾折中于至当，以成其为一家言。夫如是则研究词学之能事，至矣，尽矣。若其有成与否与夫大成与小成，抑又有关乎禀赋之不齐，殆又未易一二论也。“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余所能言者，盖不外是云尔。

第一章 论声韵

张炎《词源》下云：“先人晓畅音律^①，……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芳菲又无几！减风光、都在卖花声里。吟边眼底；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桥流水。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做晴犹未。繁华迤邐，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那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唯‘扑’字稍不协，遂改为‘守’字乃协^②。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③。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此言古人填词，一字不苟，平仄以外，犹有清浊之分也。杨缵《作词五要》第四要随律押韵云：“如越调《水龙吟》、商调《二郎神》，皆合用平入声韵。古词俱押去声，所以转折怪异，成不祥之音。”此言某调应用某韵，均须讲求，不可随意取押也。然则言词之必不可不明辨声韵也审矣。

兹先论声。声者，平、上、去、入四声也。《乐记》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是声之与音，固微有别，声较音为单简，凡发乎口而达于外者皆声也。古有长、短、抗、坠、疾、徐、粗、细之分，实无四声之辨。四声之说，盖起于晋。其在于诗，则于平仄之外，上、去、入三声，虽亦有其运用之妙，顾无成式可按，故多仅守平仄。其在于词，区别较严，甚或剖及

① 炎父名枢，有《寄闲集》，已失传。

② “扑”字入声，“守”字上声，“扑”不协而“守”协，是应用上声字不能以入代也。

③ “深”“幽”为阴平，属清；“明”为阳平，属浊；“深”为闭口音，“幽”为敛唇音，“明”为穿鼻音。

阴、阳、清、浊，匪直上、去、入三声不可逾越而已。观白石自注鬲指之声：

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

守斋审订工尺之谱：

《宋稗类钞》：“紫霞翁精于琴律，有画鱼周大夫善歌，暗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必随证其非。或叩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默诵如流？’翁笑曰：‘君特未究此事耳，其间义理，更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记之！’”

则其中微妙之理，诚有不容浅视者。于是词之应守四声、阴阳、清浊之说，乃班秩以起。万树云：“平仄固有定律矣，然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种，不可遇仄而以三声概填。”（《词律·发凡》）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红友极辨上去，是已。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无论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去者断不可以代平。平去是两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上声韵，韵上应用仄字者，去为妙；去入韵则上为妙。平声韵，韵上应用仄字者，去为妙，入次之。叠则聱牙，邻则无力。”此以上、去、入须加明辨，其说一。俞彦云：“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间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间有必不可移者。悦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则歌时有棘喉涩舌之病。”（《爱园词话》）焦循释《词源》所举“扑”“深”“守”“明”等字云：“‘扑’‘深’二字何以不协？‘守’‘明’二字何以协？盖‘粉’为羽音，‘蝶’为徵音，‘儿’为变徵，由外而入；若用‘扑’字羽音，突然而出，则不协矣，故用‘守’字，仍复内转接，直至‘不’字则出为羽音。‘琐’‘窗’二字皆商音，又用‘深’字商音，则专一，故用‘明’字羽音，自商而出乃协。”（《雕菰楼词话》）此以七音调四声，以明声字之不苟，其说二。张德瀛云：“词之用字，凡同在一组一弄者，忌相连用之，宋人于此，最为矜慎。如柳耆卿《雨霖铃》词‘今（见母牙音角属纯清）宵（心母齿头音商属次清）酒（照母正齿音商属次清）醒（心母齿头音商属次清）何（匣母喉音羽属半浊）处（清母齿头音商属次清）？杨（喻母喉音羽属平）柳（来母半舌音徵属半浊）岸（疑母牙音角属平）、晓（匣母喉音羽属纯清）风（非母轻唇音宫属纯清）残（从母齿头音商属半浊）月（疑母牙音角属平）’。其用字之法，洵可为轨范矣。”词必分清浊、轻重，李易安作《词论》亦云然。周德清撰《中原音韵》，判为阴阳二声。阴阳者清浊

之谓也，贾子明以轻清为阴，重浊为阳，宋张世南已有其说（见《游宦纪闻》卷九）。阴阳四声俱备，它音易明，唯上声每难剖析：“如‘董’阴‘动’阳，‘子’阴‘矣’阳，皆制词者所宜知。”（《词征》卷三）张世南以为“字声有清浊，非强为差别。夫轻清为阳，阳主生物，形用未著，故音常轻。重浊为阴，阴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刘熙载亦云：“词家既审平仄，当辨声之阴阳，又当辨收音之口法，取声取音，以能协为尚。”（《艺概·词概》）谢元淮《填词浅说》对阴阳清浊有较详细的说明。此以七音调四声而兼究阴阳清浊，其说三。蒋兆兰云：“平仄已协，须辨上去；上去当矣，宜别阴阳；阴阳审矣，乃调九音。所以然者，音律虽已失传，而近世填词家，后起益精，不精即不得与于作者之列。况词贵宛转谐和，若一句聱牙，即全篇皆废。”（《词说》）又释《词源》所举“扑”“守”二字云：“盖‘扑’字入声，其音哑，‘守’字上声，其音紧，此其所以不同也。”此以词家必守四声，明阴阳，调九音，兼辨别哑、紧，其说四。总兹四说，虽粗细不同，其后出转严之迹，略可考见，盖至是而辨声之能事尽矣。（按：谢元淮谓“轻清上浮者为阳，重浊下凝者为阴”，与周德清说异。）

然则倚声之士，其必守此弗易乎？以余观之，盖亦有未尽然者。大抵唐、五代、宋初词人，多仅守平仄，不限四声；至柳永始辨去声，周邦彦乃分上、去。[友人夏瞿禅（承焘）云云]自时厥后，历白石、梦窗，以至守斋、草窗，声律之辨，弥益严密。彼等固皆能自制谱，自度曲，则其于声音微妙之理，洞究无遗，一字不苟，亦理势然也。白石《庆宫春》自序云：“盖过句涂稿乃定。”草窗《木兰花慢》自序云：“冥搜六日而词成，……霞翁见之曰：‘语丽矣，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阅数月而后定。是知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其寻声逐字之情形可想。自来词人讲求声律之精细，殆莫有逾于此际者。虽然，此中甘苦，固不尽关四声阴阳也。杨缵《作词五要》第三要云：“要填词按谱。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能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词若歌韵不协，奚取焉！”是则昔人所悉心以求者，不唯四声阴阳而已。“能依句者已少，能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所谓“句”“谱”，其非仅指四声阴阳也明甚。且取当时诸家同调之词，或一家中同调之词对勘，四声亦有未悉合者。如周邦彦《渡江云》：

晴岚低楚甸，暖回雁翼，阵势起平沙。骤惊春在眼，借问何时，

委曲到山家？涂香晕色，盛粉饰、争作妍华。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堪嗟，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舫蒹葭。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

与方千里和作：

长亭今古道，水流暗响，渺渺杂风沙。卷游惊岁晚，自叹相思，万里梦还家。愁凝望结，但掩泪、慵整铅华。更漏长，酒醒人语，睥睨有啼鸦。伤嗟，回肠千缕，泪眼双垂，遇离情不下。还暗思、同翻香烬，深闭窗纱。依稀看遍江南画，记隐隐、烟霭蒹葭。空健美，鸳鸯共宿丛花。

四声不同者凡十六字。（字下有着重号者，即其四声不同之字。）《四库提要》于方千里和美成词，称其四声不易一字者，犹参差若此，其他概可想见。又取柳永中吕宫《昼夜乐》二首比勘之：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九十八字中，竟有三十三字四声不合。耆卿深通音律，其所作俱堪付诸歌喉，而前后四声乖异若此，则解人之不系乎四声可知。宋人考论律法之专书首推《词源》，然核玉田所自作，亦多不尽依守四声阴阳者。杨慎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唯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词品》）先著云：“宋词宫调失传，决非四声所可尽。”（《词洁》）俞少卿云：“郎仁宝谓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两句者，字数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纵横所协。”（《蓉塘词话》引，见《词苑丛谈》卷一）方成培《词麈》云：“大抵宋词工者，唯取韵之抑扬高下与协律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声。”毛奇龄云：“李于麟以填词法作乐府，谓乐府有

声调，倘语句稍异，则于声调便不合尔。不知填词原有语句平仄正同，而声调反异者，如《玉楼春》与《木兰花》同，而以大石调歌之，则为《木兰花》类，然则声调何尝在语句耶？”（《西河词话》）刘体仁亦云：“古词佳处，全在声律见之，今止作文字观，正所谓徐六担板。”（《七颂堂词绎》）诸家所论，诚圆通之说。然则时至今日，词已不得协乐，所谓四声者，亦正可守，可不必守。倘必刻舟记柱，非真善用赵卒者矣！

虽然，守声之说，不可不知也。自唱法失传，无预乐工，古入声情之美，舍此几无可按，苟并此亦废弃不讲，则倚声之义，更复将安附丽？故有特为精彩之词句，四声不能与古人尽合时，不妨仅守平仄；仅守平仄，亦不失为佳词；否则，与其放纵，毋宁固执。况周颐曰：“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意，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虽剥珉出璞，选蕙得珠不逮也。”（《蕙风词话》卷一）前辈甘苦有得之言，殆亦不容忽视也。

以守四声说求之于古人，既已不能尽合，于是乃有局部严守之说。

沈义父云：

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其次如平声，却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乐府指迷》）

万树云：

夫一调有一调之声响，若上、去互易，则调不振起，自成落腔。（《词律·发凡》）

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同上。按：去声当高读，上声当低唱，说本沈璟。）

戈载云：

词中之宜用上，宜用去，宜用上去，宜用去上，有不可假借之处，关系匪浅，细心参考，自无混施之病。（《词林正韵·发凡》）

潘钟瑞云：

以入作平者，入声可以融化，上声即不尽然，而去声尤甚。作词固最重去声，最要留心。（《愔园词话》眉注）

此严论上、去二声，入声较可不拘也。

郭沔云：

词中仄字上去二声可用平声，唯入声不可用上三声，用之则不协律。近体如《好事近》《醉落魄》，只许押入声韵。（张侃《拣词词话》引，见周咏先《唐宋金元词钩沉》）

刘熙载云：

古人原词用入声韵，效其词者仍宜用入，余则否。至于句中用入，解人慎之。（《艺概·词曲概》）

陈锐云：

词调分上去入。用字则只知平仄，此大误也。一词中有少数入声字，如《高阳台》《扫花游》之类；有少数入声字，如《秋思耗》《浪淘沙慢》之类。又如《莺啼序》中有少数上声字，千万不可通融者。今人不知上去，况入声乎？（《衰碧斋词话》）

况周颐云：

入声字于填词最为适用，付之歌喉，上、去不可通作，唯入声可融入上、去声，凡句中去声字能遵用去声固佳，若误用上声，不如用入声之为得也。上声字亦然。入声字用得好，尤觉峭劲娟隽。（《蕙风词话》卷一）

丁绍仪亦云：

词家以入声作平，前人已详言之，其实不始于词。《穆天子传》云：“白云在天，邱（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是“出”应读如“池”。（《听秋声馆词话》卷二）

此则兼论入声之重要性。

李渔云：

四声之内，平止得一，而仄居其三。人但知上、去、入三声皆严乎仄，而不知上之为声，虽与去、入无异，而实可介乎平仄之间。以其另有一种声音，杂之去、入之中，大有泾渭，且若平声未远者。古人造字审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过文，由平至仄，从此始也。……词家当明是理。凡遇一句之中，当连用数仄者，须以上声字间之，则似可以代平，拗而不觉其拗矣。若连用数平字，虽不可以之代平，亦于此句仄声字内用一上声字间之，即与纯用去、入者有别，亦似可以代平。（《窥词管见》）

此则专言上声之重要性。观陈允平《绛都春》自注：“旧上声韵，今改平